

创造

CHUANGZAO GUOCHENG ZHIXUE

过程哲学

裴晓敏◎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创造

CHUANGZAO GUOCHENG ZHIXUE

过程哲学

裴晓敏◎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造过程哲学/裴晓敏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130-5361-7

I. ①创… II. ①裴… III. ①创造思维学 IV. ①B80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9537 号

内容提要

本书以“创造技法”为切入点, 以“创造过程”为主线, 以传统和现代交融、中西方创造观贯通、科技与人文会通的“创学”思想为引领, 综合分析国内外创造理论研究成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采用比较与融合的途径, 从创学视角分析和定位创造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尝试克服传统的从创造主体、创造思维过程和创造成果等视角对创造过程进行割离式的微观或中观的定义范式, 从主客体关系的统一性出发, 提出集创造技法、创造认识与规律、创造价值取向与境界追求于一体的整体的、系统的创造过程理论。

读者对象: 本书适合普通读者, 特别是有志于创业的读者。也可作为创新课程的教材使用。

责任编辑: 胡文彬

特约编辑: 孙 杨

责任校对: 王 岩

责任出版: 刘译文

创造过程哲学

裴晓敏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031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 220 千字

ISBN 978-7-5130-5361-7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1

责编邮箱: huwenbin@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13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随着创造价值的确立，创造，创造价值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的传统，成为各领域关注的热门话题。纵观现代国内外创造学理论研究成果，对于创造的研究虽有着诸多不同的视角，但仍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第一，研究领域大多以心理学和工程学为基础，同时受社会上急功近利思潮的影响与渗透，创造学大多留在“形而下”的实用层面，注重于创造工程学和创造技法的研究和应用方面，未能产生深层的“形而上”的变革，导致人们只关注发明而不谈创造，多功利主义而少文化精神，创造过程呈现科技与人文的割裂状态；第二，创造学理论研究拘泥于东西方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表现出东西方创造观的分离；第三，研究内容上相对忽视了哲学视角的创造过程的研究，缺少一种对创造过程系统的必要的哲学反思和认识论追问，创造过程研究趋于表象化；第四，研究模式呈现出碎片化、静态化，缺乏对创造过程整体的、动态的哲学研究。由于创造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把创造过程作为对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历史还相当短，所以至今创造过程理论仍然是一个很不成熟、处于不断发展中的领域。

“创学”是基于张岱年“综合创新”观而形成的以“中西会通”为导向的创造理论。本书以“创造技法”为切入点，以“创造过程”为主线，以传统和现代交融、中西方创造观贯通、科技与人文会通的“创学”思想为引领，综合分析国内外创造理论研究成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采用比较与融合的途径，从创学视角分析和定位创造过程。研究过程中尝试克服传统的从创造主体、创造思维过程和创造成果等视角对创造过程进行割离式的微观或中观的定义范式，从主客体关系的统一性出发，提出集创造技法、创造认识与规律、创造价值取向与境界追求于一体的整体的、系统的创造过程理论。

第一，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了创造方法从前技法时代（没有方法的时代）—技法时代（创造技法的诞生与广泛传播）—后技法时代（TRIZ 创造方

法理论的盛行) —无法而法(创造技法的超越)的否定之否定的嬗变过程。从中西文化背景下,以TRIZ创造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无法而法的对比为切入点,提出了以“创造之道”为核心,实现创造方法由科学逻辑方法向无法而法的超越。

第二,从认识论角度,揭示了创造过程中的第一性与第二性问题。“以我观之”,分析了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思维和认识;“以物观之”,揭示了创造过程中的客体进化规律和知识;融合“以我观之”“以物观之”,上升到“以道观之”,对创造过程进行了认识论追问。从“物我合一”的角度,提出基于知识、面向人的创造过程理论与实践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视角对TRIZ创造过程理论进行了解析,揭示了一种辩证式的创造观,促进了创造实践与哲学认识的统一。

第三,从价值论和境界观方面,反思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造价值取向和创造境界观的异同,提出“道”与“IFR”融合的动的天人合一观;并且从学理与实践两种层面探讨了创新过程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三者的互动关系,使创造方法论、价值论、认识论由“碎片化”状态,走向系统与融合,以实现三者之间有效互动。

第四,从实践哲学的视角论述了到达创造之道的基本途径,探讨了以“知本达至”为宗旨,知行合一、思行合一、述作合一的创学实践方法。

创造过程系统哲学不仅是创造方法论,在认识论、价值论方面也有着丰富的内容。因此,创造过程的系统化,应该是一种多维的综合。研究创造过程哲学,不是去论证这个“作为过程的创造”,而是在“创学”思想的引领下去描述这个过程,并且分析、揭示这个过程,既为中西会通的创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途径,又为中西会通的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点。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广泛地参考了国内外许多创造学文献和专著,吸取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和专家研究的新成果,本书是2015年孔学堂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项目编号为:kxtzd201501)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仲林教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湖北文理学院领导以及从事创造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全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第 1 章	中西创造观与创学	001
1.1	东西创造观的演进	001
1.2	东西方创造理论研究	006
1.3	中国创学的源与流	010
第 2 章	创造过程理论基础	015
2.1	创造过程哲学的提出	015
2.2	创学视野下创造过程哲学理论	025
第 3 章	创造过程方法论的嬗变与反思	034
3.1	前技法时代	035
3.2	“技法时代”对创造方法的认识	043
3.3	“后技法时代”的创造方法理论	049
3.4	对创造方法理论的哲学反思	055
3.5	无法而法：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造方法学	061
第 4 章	创造过程认识论追问	074
4.1	以我观之：创造过程中的第二性问题	075
4.2	以物观之：创造过程中的第一性问题	090
4.3	以道观之：第一性问题与第二性问题的同一性	097
4.4	基于知识、面向人的创造实践	101
第 5 章	TRIZ 创新过程认识辩证观	109
5.1	TRIZ 技术创新理论：一种辩证式的创新观	109

5.2	有限的原理可以解决无限的问题：普遍联系观点	111
5.3	技术系统的进化机制：矛盾对立与统一	113
5.4	技术进化的 S 曲线法则：量变质变规律	116
5.5	技术系统的进化方向：“否定之否定”规律	118
第 6 章	创造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与境界追求	121
6.1	西方技术创新价值追求——IFR	121
6.2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创造价值观——道	127
6.3	“IFR”与“道”：创造价值向度上的天人共轭	131
6.4	天人合一：两种创造价值观融合	135
第 7 章	创造过程中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有效互动	145
7.1	创造价值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145
7.2	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由碎片化走向融合	148
7.3	创新境界观对创新实践活动的指导	151
7.4	创造过程可控论：创造主体认识的升华和价值理性复归	155
第 8 章	创造过程实践观：知思行合一	158
8.1	知本达至，自觉创造	158
8.2	知思行合一，达创造之道	162
第 9 章	创学理论建设思考与展望	167
9.1	中国当今文化的现状	167
9.2	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	168
9.3	创学理论基础	172
9.4	创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176
9.5	创学指导下的 TRIZ 理论本土化过程探索	185
9.6	创学未来研究展望	192
9.7	结束语	194
参考文献		196

第1章 中西创造观与创学

创造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各领域关注的焦点。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创造观念都有一个漫长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体系中都有创造的身影，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等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创造观念也趋于不同。

1.1 东西创造观的演进

1.1.1 西方创造观的演进

一部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创造活动史。人们在为创造及其成果的伟大意义感到惊叹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创造活动的反思，并尝试着从不同角度对创造的本质进行了不尽相同的解释。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们就尝试从认识论的意义上对创造做出解释。亚里士多德把创造界定为“产生前所未有的事物”。这种定义既包含了精神领域的创造，也包括了创造思维物质成果的实现。16世纪、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和休谟对创造做出经验主义的理解，认为“创造是人在生活中的实际行动”。18世纪后，德国的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综合分析了创造过程的基本构成，认为创造是“认识的基础”。19世纪中期，马克思首次提出“创造是人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观点，认为创造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人类自身。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创造本质的理解都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认识水平。^①

^① 李嘉曾. 创造本质的哲学阐释与创造性思维方法的哲学总结 [J]. 东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 (2).

梳理西方创造观的演进过程，西方创造观先后经历了上帝创造论、天赋创造论、本能创造论、创造才能论、创造力模型论等演变过程。

(1) 上帝创造论：创造力研究正式展开之前，在有关创造力问题上普遍弥漫着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如认为创造力是神赐的。西方《圣经旧约全书》开篇的第一句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的初不是一般的初，不是一件事的开始，而是整个天地之初，宇宙开始之初。《圣经》是宗教经典，其观点源于西方古代神话。在《圣经》看来，启动创造的主体是上帝，或者叫神，最高的神。《圣经旧约全书》中提及的创造是外在的，神在天地之外创造了万物，是一种外在的创造者；且“神”的创造是“无中生有”，从一无所有的空无中创造出天地和万物。从而陷入“神赐论”。创造力既然是神赐的，自然就不存在解放创造力的问题，“神赐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就成了创造力发展的枷锁。

对于早期西方创造力观的演进过程，斯腾伯格在《创造力手册》中曾经这样描述道：“学者们都认为早期西方有关创造力的概念是《创世纪》中关于创始的圣经故事，自此有了工匠遵从上帝的意思在地球上造物的理念。波尔斯丁写道，《圣约》是人们意识到自己具有创造能力的里程碑。这说明，通过对造物主及其创始的信仰，人们组成了一个社会，他们通过自己的血缘关系、分享上帝的品质、挚友以及和造物主上帝的自愿关系来肯定自身的创造能力。”

这些关于宗教信仰的假设在随后的 1200 年中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这也表明西方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是比较压抑创造的，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创造。人一般是创造不出东西的，只有上帝才能实现。所以西方“创造”这个词一开始就给上帝了，唯有上帝有这个话语权。

(2) 天赋创造论：中世纪出现了认为创造力是个体（通常指男人）所拥有的特殊的才能或非凡的能力，是一种外在精神的表现的观点。文艺复兴伊始，这个观点有了显著的改变，这时，伟大的艺术家和工匠的非凡特质已经被视为并被强调为他们自身的血统，而不是神的化身。并且，这种观点的改变不是孤立的，而是广泛存在于社会变革之中。创造力慢慢下降到人，人们的创造力从“神赐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人类自觉关注自身的创造行为，如高尔顿认为创造力乃某些个体的特殊

天赋或遗传素质的产物。如果从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 1870 年出版的《遗传的天才》算起,人类关注自身创造力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然,在这之前,人们并不是对这个问题毫无觉察,但那时对创造性才能内涵的理解是含糊不清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创造性才能看成是天才人物的直觉顿悟;而在古罗马的历史上,创造性才能被直接等同于创造者本身。从中世纪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创造性才能一般被认为是杰出人物(天才)的特定精神能力或特征,而这种能力是神赐的。高尔顿以前,人们对创造性才能的理解,从未摆脱其宗教的附属意味。

人们之所以把高尔顿对人的创造性才能理论看成创造性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是基于以下原因:高尔顿第一次成功地应用了统计学和经验推理的方法,把创造性才能作为一种可观察、可测定的人类特征来进行研究;并且,由他开创的心理测量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高尔顿的理论是建立在人种论偏见基础之上的,其荒谬性使它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3) 本能创造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创造性才能是人的潜意识本能的升华作用。这有助于把人们的创造性才能看成是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并无禀赋上的根本区别,但从根本上说,他所强调的主要是人的生物本能的一面,忽视了人之所以为人,更重要的还在于其社会本质属性,因而不可能给创造性才能概念以科学的解释。

(4) 创造才能论:重新认识创造性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对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是从 1950 年吉尔福特对创造性进行的实践研究开始的。吉尔福特关于创造性才能的理论之所以被公认为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并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是他科学界定了“创造性才能”的内涵。1950 年,在《论创造力》这篇演讲辞里,他指出:“创造力是指最能代表创造人物特征的各种能力。”随后,他又对这个定义作了补充说明:“创造性才能决定个体是否有能力在显著水平上显示出创造性行为。具有种种必备能力的个体,实际上是否能产生具有创造性质的结果,还取决于他的动机和气质特征。”

吉尔福特的这一定义对于创造性才能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首先,它使人们认识到创造性才能不是孤立神秘的东西,而是由个体的种种基本能力构成的。在吉尔福特看来,创造力只不过是与人智力相关的某种能力,并且

如同智力一样，它也由多种因素建构而成，吉尔福特的研究体现了心理学的认知研究路线。他在《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一书中，专门有一章的标题为“从假设到创造性才能”，充分显示出了其创造力研究始于假设的思想。他在南加州大学“能力倾向研究方案”中就采用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存在着若干种（抑或很多种）可区分的有关能力，如对问题的敏感性、观念的流畅性、思维的灵活性、观念的首创性等。其次，研究还强调了创造性行为的意义，创造性行为具有相对性。这使人们认识到，创造力不仅只局限于极少数有天赋的人，而可能是在不同程度上广泛分布在全体人口中的。吉尔福特通过采用因素分析等方法表明了“人人都有创造力”这一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基本观点，从而彻底打破了往昔流传的创造力乃少数“天才”所拥有的结论。

（5）创造力模型论：如果说较早期的吉尔福特的研究体现了心理学的认知研究路线，那么，斯腾伯格（Sternberg, R. J.）关于创造力的研究有了更为长足的发展。他提出了创造力的“三侧面模型”（three face model of creativity），表明创造行为的产生与创造力的智力（intellectual）侧面、智力风格（intellectual styles）侧面、人格（personality）侧面三个方面有关。

纵观西方创造观的演进过程，其实是创造主体的变化过程，正如西方的一位研究创造概念历史的学者所说的，创造的概念有三种解释：一种将创造解释为唯神的（C1）；第二种将这一概念解释为唯艺术的（C2）；而第三种解释为人的（C3）。也就是C1到C2再到C3，这个C1就是上帝，直到很长一段时间，近现代的时候开始下降给一些专门的特殊的人：艺术家，诗人，他们画的画，做的诗，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好像有神力一样，所以当时认为这些艺术家们才是真正的创造者。到了20世纪的时候，又往下降了，降到了所有人都有创造性，到处都有创造。西方在经历了C1到C2再到C3这样的演变后，就世俗化了，任何人都可以去创造，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创造。

20世纪40年代，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创造学”在美国诞生。

1.1.2 中国创造观的演进

在中国古代，创（造）一词产生较早，且体现在礼仪制定、基业开拓、

物器制造、文章创作等许多方面,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周礼·考工记》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按古人理解,创造领域虽然广泛,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只有圣人智者才能创物,工匠和一般人只能述之守之。在古代中国,人们往往把有创造性的人如孔子、孟轲等均尊之为圣人,创造性才能成为圣人们经过学与悟而具有的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格特征。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当中,“创”和“创造”一词使用频率很低,没有引起古人特别的关注,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中,出现更是微乎其微。例如,在《论语》一书中,相比较出现了109次“仁”字而言,“创”字仅出现了一次。在《孟子》中“创”也是如此。在《老子》中,更是没有“创”字的踪影。值得注意的是,在《易传》中,提出了“生生日新”的思想,比较接近“创造”的思想,但全文并没有出现“创”字。

到了近代,宋明理学引入了《易传》的“生生日新”的观点,发展出“新儒家”哲学体系,但由于泛伦理传统思想束缚,仍然把“生”看作是“仁”的一部分,没有演化为“创”的思想。总之,从古代到近代,“创”及其相关词汇,都被埋在千千万万普通字词中,其文化价值和哲学意蕴,尚未被发现。

直到20世纪,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创造一词再次被提起并引起学界关注。创造的思想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所推崇,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郭沫若、方东美、张岱年、陶行知等。这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哲学家熊十力和张岱年将天地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认为《易传》中的“生即是创造”,并深入进行“新唯识论”和“天人五论”新哲学体系探索;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了以行动为中心的创造教育观,“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1.1.3 中西创造观演进的启示

对比中西“创造”一词的演化,是耐人寻味的。

西方“创造”一词形成较晚,也有相当长时间受冷落,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发展却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很富戏剧性。它是以“艺术”为中介,从

天上降到人间的，由上帝至高无上的专利，转化成开放在人世间各个领域的绚丽花朵。当代西方创造观的转变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这一巨大的转变，是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人的解放为背景的，是有其特定的实用主义哲学背景、对实验心理学传统的继承，是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大背景下的产物。“创造”一词的兴衰，是人类社会进步程度的综合体现。

中国“创造”一词虽然形成很早，且内涵丰富，但在古代、近代一直没有受到注意，在中文词库中默默无闻，几乎被人遗忘。这一默默无声的背后，反映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经济的封闭、封建专制社会的禁锢和因循守旧经学传统的束缚。通向创造的道路被封锁，“创造”一词必然长期受冷落。

今天，是一个以创造和创新为标志的新时代，中西哲学与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创造观的彻醒和创造力的勃发提供了新契机，而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深厚底蕴，必将为现代哲学和创造学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宝藏。

1.2 东西方创造理论研究

1.2.1 西方创造理论研究

20 世纪以来，国外对于创造理论的深入研究虽有着不同视角，但大多集中在创造心理学、创造工程学、创造方法学等方面。

(1) 创造心理学：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心理学家逐渐成为创造与创造力研究的主力。以英国学者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1822~1911) 1870 年出版的经验性研究成果《遗传的天才》为起点，心理学界开始了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对创造人格和创造力的开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以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为基础，对创造性思维进行了解释，指出创造过程是个体从开始创造到产品落实的一段心智历程，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有 1926 年英国心理学家沃勒斯 (Wallas, G., 1859~1932) 提出的创造过程四阶段模式。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J. P. 吉尔福特 (J. P. Guilford, 1897~1987) 则于 1950 年开辟了一个崭新

的应用心理学分支——创造心理学，为创造力的开发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心理学界较多地关注着创造者的人格、心理、思维等主观因素，强调创造者的内部因素和条件，却对创造的实践性重视不够。

(2) 创造工程学：主要研究工程领域内的人类创造活动的规律的科学。它起源于1936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科技人员开设的“创造工程训练课程”，在工业界首次尝试来训练和提高员工的创造力。美国发明家 A. F. 奥斯本1941年年底出版了《思考的方法》一书，并向人们系统介绍了世界上第一种创造技法——智力激励法，引起了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这标志着创造工程学的正式诞生，也引发了创造技法研究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人们通过对创造发明实践的经验总结，目前已提出包括检核表法、组合法等在内共三百余种创造技法。

(3) TRIZ（创造性解决问题理论）：根里奇·阿奇舒勒（Genrich S. Altshuller）等人于1946年开始了工程域内的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创造性解决问题和实现创新的各种方法、规律、工具的集大成体系——TRIZ理论。TRIZ理论把创造方法发挥到极致，它作为创造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地传播并形成了各自的流派。

1.2.2 中国创造理论研究

我国关于创造学的普及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的我国台湾地区。80年代初，创造学思想引入内地。自1979年始，上海交通大学许立言在《科学画报》上用连载的方式，对创造技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由此，拉开了中国大陆普及和发展创造学的序幕。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出版各类创造学著作1000余种。中国创造学会1994年建立，隶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侧重创造技法的实践应用研究。从引进和吸收西方创造技法相关成果开始以来，国内创造学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大体上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1980~1985年，是大量引进国外创造学成果，并进行出版探索的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创造工程学派为代表，热衷于对西方创造技法和创新方法的跟踪、模仿和传播，具体创造技法的统计，并初步展开了对创造技法在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2) 1985~1994年，创造学研究取得了初步进展，并开始了经验总结和

成果推广。这一阶段标志性事件是 1985 年中国发明协会的成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创造力的开发和培养, 创造学的应用开发、创造成果的展示, 以及发明创造活动市场化, 发明活动的产业化、商品化发展。

(3) 1994 年至今, 进行了独立探索并初步形成不同的创造学派和研究体系。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 1994 年中国创造学会的正式成立以及中国发明协会高校创造教育分会和中小学创造教育分会的成立, 我国创造学研究进入了深化研究、独立探索的阶段^①。

在这一阶段, 中国创造学学者开始尝试探索独具特色的学派与体系, 并取得大量的成果。从理论体系上看: 一是创造学与科学方法理论相结合的探索, 以傅世侠、罗玲玲于 2000 年著作并出版的《科学创造方法论》一书为代表。该书以西方心理学成果为基础对有关科学创造与创造力研究的有关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综合考察和分析比较了各种创造观。经过“思维篇”与“人格篇”的具体问题的探讨, 归纳了若干科学创造方法的构想原则。二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创造学理论的探索, 以刘仲林 2001 年著作并出版《中国创造学概论》为代表。该书从西方创造技法切入,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线, 以中西两大基本思维形式为基础, 独具创心地将创造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突破了偏重追求物质成果(“成物”)的西方创造学的局限, 提出“成物”“成己”比翼双飞, 协调发展的创造理论, 并创立了中西观点融会贯通的“创学”理论架构。三是创造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探索, 以 2003 年甘自恒编著的《创造学原理和方法——广义创造学》一书为代表,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创新观为指导, 以“创新”为核心, 对创造性活动的基本因素、创造主体、创造人格、创造性人才等 18 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并以创新型国家四条标准为背景, 强调人的原创性创造行为。四是创造学与行为学相融合的普通行为创造学理论, 以庄寿强 2006 年出版的《普通(行为)创造学》为代表。五是创造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刘道玉 2003 年出版的《创造教育新论 理论篇·改革篇·实践篇》为主要代表, 该书从科学研究与实验、生产实践、社会服务、学术团体等方面, 详细地研究了当代中国创造教育的

① 简红江. 国内外创造学发展比较研究 [D].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2.

成功与疏漏之处。^①

自21世纪以来,随着TRIZ理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国内又形成了官产学研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创新方法推广模式,TRIZ创新方法学派开始了TRIZ理论引进、应用及其推广模式的研究。

1.2.3 创造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纵观现代国内外创造理论研究成果,对于创造的研究虽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但依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研究领域上,大多以创造心理学和创造工程学为基础,集中在创造思维、创造技法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偏重于创造的成物层面的追求,讲究经济利益和实效,疏忽创造者本身的精神状态和心灵境界,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思潮的渗透,创造实践中逐渐显现出科技与人文的割裂的状态。

第二,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某项值得注意的创造创新问题总能激起人们对它的广泛兴趣,关于创造创新的研究常常只讲创造和创新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各行各业的进步,却没有能从哲学层面上来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哲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创造理论的边缘。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实际上只有“创造创新”,而没有“创造创新哲学”,忽视了哲学视角的创造理论的研究,缺少一种对创造过程系统的必要的哲学反思和追问。同时,现代西方创造学和中国哲学分属科技与人文两大不同领域,彼此很少交流,创造学许多积极成果,一直没有受到中国哲学界关注。

第三,国内外创造理论的研究大多拘泥于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表现出东西创造观的分离,而缺乏中西贯通的创造理论的研究。同时,国内在推广和传播国外创造理论研究成果时,重在跟踪和照搬,缺乏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东方与西方会通的创新理论。中西方传统文化与思维方式都存在较大差异。只有充分发挥中国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理论以滋养本土理论。因此,创造理论的研究需要和中国文化和哲学相融合,充分发挥我们东方思维之特长。

第四,由于创造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把创造过程作为对象进行系统化研

① 简红江. 国内外创造学发展比较研究 [D].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2.

究的历史还相当短,同时,由于研究模式的碎片化、静态化,缺乏对创造过程的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哲学研究,所以至今创造过程理论还是一个很不成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领域。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点是价值观的变革,以创造过程哲学为背景,从中西创造学结合的视角,创造创造方法的融合、探索从伦理价值观到创造价值观的转化。

1.3 中国创学的源与流

1.3.1 中国哲学“综创学派”

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称为学派。中国哲学“综创学派”是以中国哲学大师张岱年(1909~2004年)的“综合创新论”为基础,由众多学者丰富、完善、发展起来的一支中国新文化建设学派。

魏巍博士在《“学派”传承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以中国科大中哲方向博士生培养为例》^①一文中对“综创学派”的传承进行了梳理。

(1)“综创学派”的第一代:张岱年作为“综创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作有《张岱年全集》《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等。张岱年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表诸多论文,阐述其建设新文化的理论——“综合创造论”(20世纪80年代改称“综合创新论”)。1935年,张岱年即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主张,“综合创新论”可以概括为“天人论古今,综创贯中外”。“综合创新论”的中心思想是“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其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长处融会贯通,汲取三种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思想,通过“综合”进而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其内容为中、西、马哲学之精华,其方法和方向为“综合”。

① 魏巍.“学派”传承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以中国科大中哲方向博士生培养为例[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6,5(35).